

仙居集卷六目錄

文內編一上 奏議上十三首

宋

乞駐蹕建康疏 吳芾 府志 鄭志 下並同

論余天錫蔣峴狀 郭石磊卿

明上

乞留大臣疏 王純

議大禮疏 應良

請武宗皇帝還朝疏 應大猷 容菴集亦見府志 鄭志

端初政疏 吳廉

請增浙闈科目疏 吳廉

請立貴州棘院疏 吳廉 鄭志 下並同

光緒僊居集卷之六 目錄

請清寺田恤屯困疏 張儉

乞放歸田里疏 張儉

乞改授教職疏 林應麟

諫止南關城壕疏 李一瀚 府志 鄭志

開言路疏 李一瀚 三台文獻

仙居集卷六

文內編一上 奏議

宋

乞駐蹕建康疏

吳芾

臣聞自古王者必據要會以固根本而建康者王氣所鍾龍盤虎踞六朝建國根本之地其江山之雄原隰之廣控帶荆揚引輸江漢咫尺兩淮應接四川是爲形勢之衝非若臨安之僻在一隅也陛下往年以強敵侵擾淮甸未甯倉猝南渡且於臨安駐蹕蓋非擇而取也其後和好既定姑務休息因循定居不復遷徙今者逆亮滅亡天開興運陛下親御六飛幸臨建康以圖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一

進討不惟上合天時下得地利又適中機會允協人心蓋以北土之民謳吟未改一聞大駕臨江知陛下爲恢復中原之舉想其延頸舉踵日俟來蘇今千乘萬騎縱未能即還上都詎可不少駐建康圖回經理以繫其望乎昨聞有旨增葺宮室創造營寨臣固知陛下必爲盤薄之計矣今行殿既已粗修三省六部亦已粗備有衆之從行者又復皆有廬舍亦可卽安矣營寨旣成兵衛家屬有所棲息亦無復歸念矣惟是遠近之人未知聖意所在妄謂大駕視師必不久住故州縣之應辦灑次者日俟回鑾舟船之泊於鎮江者不敢放散而一行官吏兵卒猶給在路錢券其費不貲徒耗國用愚欲聖慈特下駐蹕之詔明告中

外使知陛下不忘經畧中原之意則人心安而國是定矣

論余天錫蔣峴狀

郭磊卿

臣聞鴟鶚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騶麟自藏不仁者而在高位則抱璞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羣賢以興致治乃於股肱之任喉舌之司使雄邪厠跡其閒是卻行而求前也臣切見余天錫諂交權勢譎取科名有德有言之莫問惟黷惟貨而罔極原筮匪由於顯比彙征咸覩其冥升共嗔元稹之蠅遽集於此咸謂劉興之膩近則汚人揮去未幾而復來患得既深而愈躁斗筭無取舟楫豈堪攷其素則臘漁並枵察所安則心門俱市舐鼎雞犬亦既逾涯和羹鹽梅安用此物蔣峴早謂廉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二

平晚隳節守心匪端而好勝故多暴其氣學不正而好奇故每離其言佞邪莫掩徒誇張禹之春秋貶刺非公有甚魏收之穢史旣乖正地躡登之望而有仰天愧歎之聲忠報全虧義方莫有曲木之影無直碩苗之惡莫知臣於天錫本無遺言峴之於臣嘗舉自代旣公論之交沸豈言責之敢私圖報在茲莫知其次

明上

乞留大臣疏

王純

臣聞惟大臣斯能以道事君惟聖君斯能以禮待臣待臣以禮則忠賢效用而邦家以甯事君以道則進退有據而勲業以著聖君必待大臣以成治功大臣必得聖君以行已志二者相須雖切而相遇實難也切見少保王恕秉心忠直操行完潔究明體適用之學負經邦濟世之才敷歷中外茂著聲績職居司馬任專機務靜以鎮躁公以絕私百凡措置舉慊人心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遭逢聖明曲賜優納臣謂三代而下圖治納諫之君以唐太宗爲首稱當時敢諫之臣如魏徵者信任專深日侍帷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三

幄上下契合魚水情同徵猶數以直言忤意太宗尤不勝其憤怒而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向非長孫皇后以君明臣直爲賀徵幾不免自古忠諫之難一至於此恕則列職六卿比之魏徵實爲疏遠數犯逆鱗而不顧者是豈輕視身命而然哉仰知陛下能察其情能容其直故也中閒如論劄大鎮國永昌寺及林俊張黻調官一事陛下果因其言罷蓋寺之役復俊黻之官以此而觀陛下之聽諫殆與大禹同符唐太宗將拜下風恕之敢言者豈非陛下有以啟之哉近吏部缺羣臣僉舉恕與耿裕是二人者人望所歸天下公論今用耿裕而不用恕蓋以裕練習選法擢用爲宜南京重地非恕不可命下之日聖意所在不言而

喻中外交慶以爲一舉而兩得矣數年以來恕以年老屢乞致仕節蒙懇留若恕之事陛下可謂以道而得進退之宜陛下之待恕可謂以禮而獲忠賢之用明良相遇近古未有今者傳聞革去王恕太子少保着以尙書致仕羣情驚駭莫測其由近日不許抄出旨意臣固不能以知其悉也夫陛下於恕禮任素隆豈忍遽棄耶昔莊助論汲黯於漢武帝有曰云云蓋近之矣然武帝之論汲黯以其持正敢言氣節之不易及也當今持正敢言氣節不易及者無踰於恕陛下固已知之深矣一旦令其致仕者必恕有以致之不然則憫其衰老耳夫太公興周充國佐漢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甚言老成之不可棄也恕雖老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四

成練達國體陛下尊而禮之則民有父母國有著龜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岳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物者不可數計而固必使之奔走任事而後可哉昔陽城爲諫官七年不言韓愈論之竟不爲動及陸贄之貶批鱗直諫誠以贄係天下之望非他事可比而不得不言也况如恕之賢在朝未有或先之者其去就實係天下重輕豈容輕視而不言哉往者林俊之去張黻言之張黻之去恕復言之陛下漸霽雷霆之怒竟採蒟蕘之言矣且恕之爲陛下素所禮用信任者但不言耳言之甯有不納而異於往日哉伏乞特賜寬假始終以禮復其爵秩置之近侍以竟其用所以慰萬姓之望在此

所以隆聖德之頌在此所以奠社稷之安亦在此矣

議大禮疏

應 良

臣觀往者廷臣議定追尊興獻帝典禮詔行天下情文備至近以南京刑部主事桂萼等復倡異論致聖心疑二莫知適從下禮部再議荷蒙洞察惻誠不爲邪議所惑批答有云奉承宗廟止統大義不敢有違斯言一出中外歡呼以爲聖人以義制情可以爲萬世法近聞眾議未安行取桂萼等來京大小臣工惶惑莫措竊恐主德未和百事罔度宮闈由是閒隙上下由是猜疑有傷治化爲禍不小臣等備員微臣義均體國不識忌諱昧死上陳仰干天聽今之爲議者有二禮官之議欲考孝宗爲隆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五

正統存所後者父子之名但重所後者有拂皇上未安之心重本生者適中皇上未從之意此國論所以難斷而大禮所以未定也蓋諸臣所議皆據禮經爲人後之禮與宣帝光武漢王之議皇上必以爲今日之事有不相類尙欲博求故典以爲定論臣等竊謂禮文有未備者不必強以爲同人情有未安者不敢據以爲是程子曰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此正皇上入繼之明徵也所謂繼祖之說豈必卽是以孫爲子

案繼祖之祖乃太祖也繼祖之宗絕則所後者乃宗子也此似

誤

中閒亦須有父而後祖不爲絕憲宗祖也武宗繼祖之宗絕於皇上爲兄不可以爲父興獻帝終身臣服萬無越孝宗而直

繼憲宗之禮皇上不得而父古今未有無父之廟不考孝宗而誰考哉是皇上以長子入繼武宗之統必以孝宗爲考而後憲宗之大宗不絕此則所謂以義起禮者也臣愚以爲今日議禮者當日既以義起爲禮始卽當以義起爲禮終皇上盡從禮官初請斷以大義不顧私親於大宗正統斯爲得宜若力主二小小臣之說以興獻帝爲考追改孝宗爲別稱則當武宗上賓之時大位猶虛上有昭聖皇太后爲天下母逾十六年遵祖訓與遺詔二三大臣贊謀迎皇上爲之後又三年矣孝養恩慈中外頌美一旦別有所稱雖皇上有難言也昭聖皇太后之心未得自安孝宗武宗之靈其何以慰也聖明淵默之下必自得之臣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六

等以爲義起之禮惟合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已今之爭論不決所重者只爲父子之名考孝宗則興獻帝無他子考興獻帝則武宗奄棄孝宗絕矣非皇上爲之子更無可繼之望興獻帝有皇弟在後宮儲祥子孫千億他日以支子襲封主祀興獻帝固始封之祖與九廟同其世享矣獨於名稱之閉欲求父子兩全而無害耳傳曰眾言淆亂折諸聖太祖高皇帝聖人也兄終弟及儀禮未聞

案公羊傳魯一生一及何休注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是此語始見公羊傳儀禮

喪服無之

祖訓所載萬世不易今之大明律亦聖祖所定者也五服

圖下有曰凡男爲人後者爲本生屬親孝服皆降一等爲本生父母降服不杖期所後者固名父母本生者亦名父母蓋有本

生二字以冠之則與所後父母有別而猶存一本之義也至於妻爲夫族服圖下有夫爲人後其妻爲本生舅姑服大功舅姑之名猶不之變父母之名可以例推或者疑於二父之名按禮文律文有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未妨一本之義兩統二父之疑庶幾可釋矣仰惟皇上既遵聖祖兄終弟及之訓而人繼大統卽可以聖祖律文爲法而定禮擬名於孝宗稱皇考於興獻帝稱本生考或加美謚如孔子之父曰啟聖所後本生降殺輕重釐然自別矣至於別廟之說實踵哀帝之失他日立後將毀之乎將存之乎萬世永祀將從太祖爲繼統乎從別廟爲繼嗣乎伏望皇上必審於詢謀毋惑於邪說不爲目前之快意以犯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七

後世之公議庶幾正統之傳一本之義天理之正人心之安天下非重天倫非輕君臣之分父子之名可以兼全而無失矣案此疏據大明律以定本生之稱其說最善非諸臣所及也

請武宗皇帝還朝疏

應大猷

奏爲早回聖駕以安宗社事竊惟古之帝王遠見於未萌而避禍於無形故深居九重不事遊逸慎重之至以保萬全書稱不見是圖易曰安不忘危真萬世人君之永鑑也近者陛下出幸近郊浹旬未返京師內外之民藉藉皇皇且驚且懼臣等忝廁清班方乘輿之出顧不能頓首乞留殞身當轍爲臣不忠明神所媿嘗觀漢薛廣德諫元帝乘船欲自刎以汙車輪郭憲因光

武遠征拔佩刀以斷車鞞二君者一則聽之而從橋一則始雖未聽而旋卽悔之至今稱君仁臣直今陛下有堯舜之仁而臣等反無薛郭之直背芒面泚食寢弗甯故敢昧死一言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所以慎保其身圖守其業也千金之子尚然况陛下—身乃天地百神之所依附九廟兩宮之所付託四夷萬國之所仰賴而乃輕身遠遊久宿荒曠之野甚非所以保安聖躬鞏固皇基也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父旦出而暮不歸則其子徬徨不敢甯處若父出淹旬子不知其所在而復晏然則其不孝甚矣此臣等所以言出涕零而不能自已也且王者出入有常警蹕有度清道而行靜室而止然猶恐有意外之變光緒僊居集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八

其有不得已而出者必有儲貳監國本根盛大不震不搖又必百官國人謀罔不協而猶長慮卻顧必擇腹心忠良者委之居守用戒不虞今陛下孤立於上而久幸於外國本空虛人心搖動衛士守空宮百僚瞻虛位設有不逞之姦或生非常之變豈不殆哉况今宣大等關胡虜姦細潛伺出人都門十里之外白晝劫奪所在成羣此又禍幾之顯尤當備者伏望陛下俯從眾請卽日還宮以慰人心以安宗社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端初政疏

吳廉

臣竊惟人君者天下之主卽位者人君之始此正祈天永命之

機感人召和之端興化致治之原自古帝王未有不於斯慎重焉者陛下嗣登寶位適民窮財匱之時法弛弊滋之日大爲鼎新之舉詔旨一布朝夜騰懼皆曰太平可指日望也臣愚以爲興滯救弊固出一時之休美而更化善治當立萬世之規模今以陛下聰明睿聖之資恭儉寬仁之德英毅剛勇之斷既出於天成又務於所謂大本先務者加之意焉則唐虞三代之治所以可久可大者豈不一舉成功哉大本者何人君一心是也先務者何開言路時經筵近儒臣三者是也蓋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一人之身其本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表端則形

直源濁則流污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幽獨得肆之中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無一不致其謹者正所以爲端萬化之地也嘗莊誦太祖皇帝聖政紀之言曰心者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的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檢點不爲事物所動此誠治心之要所以肇成大業也伏望皇上心聖祖之心加善養之功格物致知以明天下之理防非窒欲以澄一己之慮觀史書以發其聰明使不爲近習所惑存誠敬以致其靜一使不爲紛華所擾喜怒哀惡發必中節視聽言動動必以則居深宮如處大庭接羣小如對士大夫無時不存無事不存逮操持之久涵養之熟則聖心

自然高明正大而天下之大本正矣大本正則朝廷百官正而四方遠近無一不歸於正易之所謂正其本萬事理者端在是矣至於開言路者所以廣聰明也蓋天下如人一身夫身必以血氣周流無所壅滯而後能存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血氣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古今皆然也但良藥苦口雖利於病而忠言逆耳常難於行故諫者直人君多不能容諫者多人君每憚於聽是以忠直恆見擯於時而諂諛因得以弄權也今蒙詔旨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官員貪暴奸邪皆許科道直言糾劾又許諸人直言無隱此固求言之盛心帝王之盛節也尤望陛下擴包荒之量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十

存體行之實作臺諫敢言之氣凡累年以來蠹政革而未悉奸貪黜而未盡者言之必去去之必決凡今日新政有關於國家有切於生民者言之必聽聽之必行及凡在朝在野敷陳有補於政事者亦皆虛心採用雖有戇直激切情詞鄙拙者亦乞寬宥容納不致少有阻抑以昭陛下用諫之明則天下賢士大夫莫不敬承休德精白乃心以竭其忠赤也如此則四方聰明萃于一人天下情意通于一身而澤無不下究矣至于時經筵者所以熙聖學也夫人主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好學則賢士願立于朝輔德業而致太平不好學則小人爭立于朝取富貴而專權利得失之相去遠矣粵自三代之君無有不學者降自

漢唐宋人主罔知所學閒有知者不過誦習詞章而已非帝王所謂身心之學也惟我太祖知人主不可以不學設立經筵之官著爲常式真爲後世所當守者伏願皇上體祖宗之意法三代之盛於儒臣之中舍其輕躁浮薄擇中正老成素有德望者時侍經筵講讀經書開明義理取其善者爲法取其惡者爲戒於帝王聖賢之道以心體之以身踐之不徒爲誦說之資又必持之以夙行之以常克盡緝熙之實功如此則時聞道德之言心游理義之中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聖學豈有不懋哉若夫近儒臣者所以求治理也昔之人君朝而聽政晝而訪問夕而修令終日孜孜以求治爲急未嘗以深居爲樂也後世唯唐太宗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十一

數見羣臣問民間疾苦政事得失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雖日旰晷甚不退而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與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是以貞觀元和之治爲後世所稱其餘世主爲近習所蔽獨處燕閒之地內之進止人臣不與聞外之治亂人君不獲知天下壅蔽之禍至戕民危國者實由於此宋儒程頤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魏了翁又曰天子自朝至昃居內之時常少居外之時常多則有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保子孫也斯二言者誠萬世人君之著鑑也伏望陛下日於視朝之餘燕居之游息有節近習之阿附不容

每就便殿或引三公以論理道或延諫官以議政務非止一日見之也日日見之非止一事訪之也事事訪之使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皆在咨問以會天下之心於一心匪但如唐主之延接而已又必如堯舜湯文之興臯夔伊周君臣一德形跡相忘都俞吁咈賡歌贊襄以盡上下之情如此則所接無非正人所見無非正事聖知由是而日廣治道由此而日隆矣凡此三事皆今圖治之急務所不可緩者而其本在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三事無不得其正自此推之天下萬事萬化綱紀法度之施禮樂文章之制無非正大光明之業矣伏望陛下俯採愚言卽賜體行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十二

請增浙闈科目疏

吳廉

臣竊以國家大一統於天下固以浙江爲諸藩之首當其收俊乂於四方必以科目爲進士之先蓋以士出自科目者無不先甄陶之於學校次掄選之於有司而後進之於天子之廷則其所以素教預養而爲致用之地者已爲有自故士之見用於時致君澤民隨事盡職而得人恆居多有非他途可比此非一時之偉觀亦千古之定制也第自洪武開科以來兩京十三省鄉試名數固各有定額但其閉或因時而增廣或因地而增益酌古準今愈加愈盛欲使滄海無遺珠之嘆而拔茅有連茹之象所以作養士類風厲豪傑者至精至密恩誠渥也臣惟浙江與

江西人才亦頗相等而科目額數差有不同厥由維何臣嘗竊照二省所統之輿地志府則浙江十有一焉而江西十有三焉實多浙江者二以州縣則江西六十有九而浙江七十有六實多江西者七卽此較之則其地方之廣大狹小已略可知矣臣照二省近年之登科錄宏治三年浙江進士四十七人而江西則三十一人宏治六年浙江進士三十五人而江西則二十六人宏治九年浙江進士三十六人而江西則二十七人宏治十二年浙江進士四十三人而江西則三十三人宏治十五年浙江進士三十五人而江西則三十人宏治十八年浙江進士三十七人而江西則二十五人正德三年浙江進士四十一人而江西則三十七人而江西則二十五人正德三年浙江進士四十一人而江西則三十七人而江西則二十五人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十三

江西亦四十一人正德六年江西進士四十一人而浙江則三十七人正德九年浙江進士五十二人而江西則四十三人正德十三年浙江進士四十三人而江西則二十五人大率十科之內以鄉試舉人則江西額增浙江者五十人以廷試進士則浙江叨多江西者八十四人况自成化十一年以後謝遷王華李旻連登狀元者三宏治九年以後王瓚豐熙孫清謝丕余本皆不失於及第董地邵銳則又連登會元王守仁汪應軫葉武江暉則又連登會魁往而商輅則又專美於天下古今據此驗之其人才之相與頡頏者亦較然矣夫人既感時而盛則額制當與時而宜庶上不負朝廷作養之恩中不戾山川鍾秀之靈

下不失士子克勵之志斯爲因時酌中之通典也肆今國家以浙江居十三布政司之先固非以其山川擅秀於一方財賦可甲於天下戶口有增於他邦也亦以其人文宣著士類輩出爲可以次兩京而首諸藩也何鄉試額數獨可以少江西之五人也哉况北直隸科舉名數旣已漸增與南直隸相同則浙江科舉解額亦宜加增與江西如一顧未舉之典誠有待於皇上崇儒右文之盛舉興學作人之鴻休也伏望擴兼收並蓄之恩致明揚鼓舞之意以獎勸來學以激厲士氣庶兩浙人材不致缺望也

請立貴州棘院疏

吳廉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十四

竊聞國家設藩臬以理天下則自浙江而下數計十三而貴州亦與其列立貢院以收人才則自直隸而下名聯十四而貴州獨靳其恩今據本處宣慰四使司并入府十二衛呈詳爲比例開科以擴聖制事等情到臣照得高皇帝創造洪基之初雲貴兩廣係隸邊方而貴州當時猶是行都司隸四川衙門未曾全設以故開科之始止貴州赴雲南搭科兩省共取舉人一十五名廣西赴廣東搭科兩省共取舉人一十七名蓋草昧之初權宜之法也厥後風氣漸開制度漸立永樂十三年始建貴州布政司十八年復建貴州按察司撫按鎮巡等衙門漸以全設由是人文士行大同諸藩矣獨科場一事至今未開豈非聖朝缺

典且廣西與貴州始同事宜屬後廣西奏請蒙准開科每年大
比得取舉人五十五人且兼雲南兩省之數獨貴州貢院無設
猶搭雲南揆之聖制未爲大同是終之所以振作貴州人才者
則與廣西異也况人情事勢之勿便者尤難悉舉蓋貴州會城
去雲南一千五百餘里迤西四衛稍近者不下千餘里若思南
石阡鎮遠思州等府三千餘里而黎平府又五千餘里道途迢
遠山崖峻絕士子每當應試之期多因困乏不能赴試或典鬻
家產稱貸路費始得起程者或勉強跋跣中途氣阻因而復返
者或雖至而水土不服感召瘴癘不能入試者又兼天氣酷熱
暑雨時行盜賊覬覦肆行剽劫因而漂溺戕害者荼苦萬狀誠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十五

爲哀傷先年會議具奏開科未允施行况本省制度與浙江等
處相同獨取士之制異於他省是所以爲民者深而以所爲士
者淺也且今應試雖在雲南然鹿鳴之宴本省自設餘皆無藉
獨場屋一事相假託耳若欲開科人情事宜無不可舉以錢糧
論則有永甯烏撒普安並定鎮遠等局餘稅并思南新起綿花
商稅等項銀兩三年所積不下五七千兩可以不動府庫不取
民財而供用自足矣以五經論屢科春秋禮記雲南中式者多
是本省之五經全矣至於建立地方本省西南隅有空分司西
察院二處衙門相連并鼓樓長官司舊址俱頗寬廣兼內有二
井可以不勞營建矣或謂士少不可成錄然唐之取士或十九

人宋之取士或三十人今貴州所取已至二十一人是人才亦未爲乏矣況八府二十衛并宣慰司凡二十四處士子約有五千餘人每歲科舉不下五六百人緣前不便入場多不及數耳若於本省開科士皆奮興入場之數未必不及廣西也夫五帝三王之道本人情宜土俗今日此舉正人情土俗之兩得也但屬舉行官員遷轉不常代任者或以意見不合相爲矛盾或功不已出因致阻遏加以土官沈溺恐擾及已輒肆欺蔽或稱供給不敷或稱貢院無地聽者悞從其然致使曠代盛典廢格不行誠爲可惜也臣忝在臣子之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況於人才之大乎伏望追列聖欲爲之志舉累朝未行之典國家幸甚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十六

士子幸甚

請清寺田恤屯困疏

張儉

臣仰承綸音之重俯察民食之艱凡分所當爲而力所難爲者無不夙夜祇慎供職以求無忝一方之寄茲核民情乃知建甯一道久沿溺子之風詢其所自實有萬不獲已者也建甯民恥爲僧道寺院田產多被福清長樂光棍襲管每冬收租載歸原籍以日肥差糧則拋累里甲包賠至於軍民丁田每糧一石或人一丁歲派驛遞夫馬銀四錢民壯銀一錢八分料銀八分共六錢六分而里甲正役均徭解戶等差十年輪該一次復不勝繁重焉又左衛原額屯糧八千八百四十六石操旗屯軍共五

千六百五十一名右衛原額屯糧八千六百八十三石操屯旗軍共四千四百八十名宏治十年奏例差官清查止據一處荒蕪開墾爲數一例加增左衛新增屯糧四千四百三十四石右衛新增屯糧二千一百六十六石當時雖造田段四至丈冊多係一時捏報至山至溪至路名搪抵其實無田堪以徵辦該衛刑逼無奈照軍加賠賠納不敷漸及幼丁或一分或五升悲號之聲徹於上下此建甯之民若軍顛連困苦不復知有生人之樂不暇計及父子之恩閒舉男兒以爲鬼物將負累故不敢收育也何慘如之臣查問刑條例一款僧道府不得過四十名州不得過三十名今建甯各縣寺田多者數千畝少者數百畝中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十七

閒度牒僧道不過十之三而冒名濫給者十之七夫田千畝大約歲收租米七百五十石百畝收租米七十五石於內每畝納五升則千畝者餘米七百石可比六部尚書歲入俸米矣况數千畝者乎百畝者餘米七十石可比左右給事中歲入俸米矣况數百畝者乎臣以爲養茲光棍不若優恤良民查照前例凡有度牒不係外籍僧道聽其照舊管住量照舊額每糧十石定田一百畝以充糧差食用之費餘名革退將有餘田畝給散附近驛遞頗立行止細民及召募武勇之士每船馬夫首一名原價銀十兩以上者給田二十五畝民壯步夫原價銀七兩以下者給田一十六畝仍每畝每年輸糧米五升餘作本役工食委

官勘給造冊備照十年重審逃亡事故別給又查正德五年詔書一款各處屯田見今差官清理未完者悉皆停止原差官員俱各取回本年詔書一款各邊屯田近因新例差官查理所至騷擾人心嗟怨悉令照舊耕種其文冊已未繳部者盡行燒燬夫屯田新增之害已遍天下而建甯左右衛尤最合無照前詔書悉令文冊燒燬如此則糧丁無溢派之虞操軍無賠納之苦國有常賦民有常產必以室家鄉土爲念必以男女承祀爲重尙忍爲傷心慘目幾無人心之所爲哉伏望聖明鑑察民隱概賜允行可寬民財可活民命端在是矣

乞放歸田里疏

張儉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十八

臣以一介鯁生謬膺三巴重寄拜命之後奉節星趨遠挈祖父之遺深冒江湖之險實欲效犬馬以驅馳樹勲邊圉豈能甘蓬蒿而泯沒晦跡衡門行不逮夫古人報籟期以國士奈養身無道旣昧勞逸之宜而聽斷寡才僅免叢脞之誚禁奸興利志雖銳而謀或疎弭盜平戎法徒立而患未殄晝無停披夕輒廢寢緣是心神俱耗因之痰火交攻況夫軍旅頻親恆奔馳以卒歲兼乃寒暑薄侮希調理以靡時方愈復作增劇轉深茲者中途感患遍體疾楚毒中三焦呻吟徹夜病傷六脈吐泄連朝枕席爲讐形影相弔幸賴天啟之明猶知守己之義修身俟死力疾視師稍延殘喘於目前恐終委骸於劍外望斷赤霞之堞涕泗

交流夢回紫籜之陽情魂欲絕非敢萌慕外之心實惟切生還之願且近邀皇上無疆之休軍士用命之力渠魁授首反側粗安惟瘡痍疲憊之黎赤尚須繪監門之圖若螳當豕突之蠻囂今咸知漢家之大南人不敢復叛臣肩可以少息伏望陛下俯垂矜憐放歸故里俾代馬獲北風之依越鳥遂南枝之託則臣結草銜環不足云報矣

乞改授教職疏

林應麒

臣以山谷諸生誤蒙聖明採錄授臣大縣臣之官之日卽謝絕親舊秉志束身勉圖自效何期界內多豪右人不制小民畏憚過於官府其無行誼甚者乃敢白日哨聚道路詐冒官校搶掠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十九

職官凌巖婦女殊駭傳聞臣過不自量旣臣爲之長子弟賢不肖異等不可一概相視爾其自恣憑厲干壞法紀非爲稍收詘之律以典常何以照宣陛下彰瘡之化然獄未成而怨生令初布而仇起旁午構扇造爲謗讟外連不逞之徒相與文致其說致使巡江御史苟汝安風聞劾臣人命激變臣被茲空文兼慮深網重足累息無復處所尚竊幸臣平素頗能自檢雖經撫按司府州縣勘問等官一十八員往復查覈三十餘次先後垂及五年日訪月詢絲撫毛舉以實臣罪終無由也巡按御史舒汀周亮等俱止擬臣調用題奉陛下明旨到部該部亦明知臣之愚直無他罪狀特以臣所言向等讐惡尚復逃罪潛住京師轉

撥飛語虞臣譴罰甚薄猝無以塞睚眦之口遂更定臣降級上
請仰荷陛下洪慈俯賜俞允部劄至日臣欣踊恍惚疑若夢寐
捧檄叩頭悸不自定沈疴廢瘡復起爲人雖萬碎臣骨詎能爲
報但臣野性不諳州縣人各有能有不能抑而行之必發狂疾
臣嘗謂之過言今者念臣往事足爲明戒又臣不幸早孤臣母
今年七十有一臣自待罪以來流轉飄泊臣母念臣羈危之形
憂悻成疾日至委頓每見臣子稍知誦讀長相對於悒慮其他
時僥倖成立萬一如臣復爲州縣等官言與涕俱抵書哽咽不
能仰視臣在羈所一聞此言膺背交腓徒東向長號以首頓地
泣盡血零跪自訟臣不孝之罪而已且臣家貧不辦菽水未能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二十

決去誓得自白當求一便郡教授庶幾職務稀簡得以朝夕就
養左右盡其餘年實臣烏烏之私熏炙心髓未能自達者也今
雖降臣一級尚不免於有司等官一親民事此念俱廢束縛簿
書之繁奔走期會之急折腰仰面懼且不皇甯容將母况臣迂
材萬萬不能堪此他日不績復被愆尤臣不足惜上負陛下莫
大之恩下貽臣母垂盡之感通天之罪死有餘矣臣見近者治
縣諸臣或被論劾告訐勘宜降級叙用如長洲縣知縣黃大廉
安福知縣周瑞等難以遍舉例得陳乞改教數年之閒踵跡相
望有以仰見陛下天地之德日月之明曲成庶類隨器甄陶至
爲委悉自非木石誰不感激思奮臣最不材無異知解然尚有

章句微能雖非帥授遂可名家至於師先子弟涵泳聖化實所
願學不後諸臣如蒙乞敕吏部查照黃大廉周瑞等先後事例
改臣教授職員庶分責易酬便於將母補報有日不至療官臣
不勝感激之至

諫止南關城壕疏

李一瀚

臣聞保國以人和爲上地利次之蓋心人旣和有不戰戰必勝
有不守守必固否則高城深池羣委而去其誰與我臣庸劣冒
濫侍御之職於六月二十七日奉都察院劄付准兵部咨該本
部覆雲南等道監察御史郭公週等題內一款固形勢之要行
臣督同該城兵馬各於本地方查審殷實之家出備人夫就於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二十一

墩堡聯絡之處挑濬深壕壕上築壘欄馬之牆以爲憑險拒守
之地務期功程早完有裨實用等因臣奉此卽往南關羅城基
外周圍相視區畫及會禮部議行起夫挑濬閒隨訪得居民艱
苦之狀謹以上聞蓋南關之地雖曰居民稠聚而所賴以爲業
者不過商賈輻輳房舍止宿之利別無田地山澤之饒自去秋
戒嚴後諸臣建議或周羅築城或各門立柵諸作紛紛而民力
已竭幸蒙聖明立止城工民心無不歡悅今者防秋期至預備
防守之宜戶工二部旁午索車以運糧餉器械皆取給南城或
乃經月而不給其僱直力役雖供生計不及道巷相語已有囂
然不樂其生之心臣理諠譁人犯中閒告報自謐自溺者日不

下四五問之多云或因負欠官私甘心自盡者或因度活艱難輕生而然者甚可憫也民情如是尚敢輒驅以艱重之土工乎臣竊計之壕牆之數自東西延袤二千餘里欲小其規則投鞭可斷掬土可塞而無濟於實用欲大其制則工費實繁曠日持久而無益於用前原御史郭公週所題蓋欲協成於五城之工力而尚書趙錦所覆乃欲倚辦於一面之罷民室廬邸店南關之民誠宜自爲保障至於郊社之壇審木之廠亦獨南關事耶勳貴之墳墓豪富之莊園亦獨南關事耶雖曰二部僱募肩扛挑澹而人役實出於南關南關之民大半係軍校餘丁乃以推挽爲生軍校則止在征守推挽者又強役在官此外其可僱募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二十二

以爲工者幾何臣計動二十萬工僅得盈丈之壕七尺之牆耳而民閒之財力將不堪矣臣惟選兵淬鋒分布要路以豫於外築墩立柵屯兵儲糧以備於內而號令之森嚴賞罰之必信又足以堅赴敵者之心卽或北敵復入則京軍擊其前外兵邀其後彼將安所逃耶壕牆似可無用也若以關廠爲重則關外之民獨非朝廷赤子耶又何忍棄之况壕築而怨興怨興而民離民心一離之後難以收拾伏望陛下固無形之險覩未事之萌以保輯民心爲本俟年豐農隙然後徐圖城壕之役則民心幸甚社稷幸甚

臣聞人君之治天下如心之管攝一身人身之動作出入苟非耳目以視聽於先則不知趨夷避險去危卽安以致躡躑踣蹙匪獨危其身而心亦愚矣然則人君之治天下其可須臾而無耳目之助乎科道者朝廷之耳目也內而府部外而藩司下逮州縣遠而戎夷乃朝廷之四肢百骸也其百官之賢否地方之利病生民之休戚乃四肢百體之疾痛癢疴也人君者以科道而察天下之賢否利病休戚猶以耳目而察此身之疾痛癢疴也故耳目須臾而不用則心昏而無知科道須臾而不用則下情壅而不聞古之聖帝賢王深識此理所以有謗木之設諍臣之置鐘鼓磬鐸鞀之陳史瞽與工之諫以求天下之言者如此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二十三

其切而於其有言也或拜以受之或嘉以納之或改容以聽之或爵祿以賞之以誘其言者又如此其至未嘗敢以其切而譴怒之者此所以下情無微而不達上德無細而不宣蓋耳目用而身安之效也迨乎後世愚君暗主縱慾妄動拒諫飾非無所不至或言而不聽或聽而不行或摘其小失而置之法或怒其切直而下之獄由是諍臣杜口結舌而國之若否置之不問遂以危亡者何限此不用耳目而身危之理也我太祖高皇帝深覽遠古之蹤近監前代之失特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以司察其賢否休戚利病成祖文皇帝建北臺亦不廢南都之科道凡以使兩京互察纖微必聞之意也何陛下卽位以來屢罪

言者觸諱卽擒拏箠杖其卽時致死者十有五六其有幸而復生者則或禁諸犴獄或摘之下僚或編氓口外遣戍邊庭所以箝科道之口者矣無所不用其至夫此輩受陛下知遇簡拔言路方將圖報殊恩是故有言而不諱也陛下於言者則實以重罪官職削黜身命不保其不言者則得以苟容延厯資俸超遷美官是陛下所喜者不言也所怒者言也則誰肯觸陛下之所怒而不投陛下之所喜耶夫設官以諫而使之不諫任職以言而以不言爲稱是何昧設官之初意也如是耳本以聽而塞之使聾日本以視而蔽之使盲然則何用其目爲哉養奸習偷遂以成風近日以來居科道者或搜訐小事以塞責或泛論迂緩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二十四

以免禍至於國家之大典禮相臣之大奸惡生民之大利病一切不敢以聞徒有相與腹誹而已如數年之間九廟迄爲煨燼視天之怒陛下而不言也陰謀起於蕭牆視人之怨陛下而不言也北虜屢擾邊境不甯視夷狄之侵陛下而不言也琉璃喬宇土木不止視左道之惑陛下而不言也公卿將相賄賂公行藩司郡縣貪酷無忌視羣臣百僚之欺陛下而不言也耽嗜神仙道冠道服濫爵異流匠官道官視天下後世之嘆陛下而不言也在廷諸臣苟有志行高潔者則相引去視人心之離陛下而不言也忘國大難以爲安玩其致亡以爲存視諸臣之誤陛下而不言也日甚一日則異日脫有奸雄脾睨神器者亦將不

敢言也長思郤顧可不爲寒心哉伏惟陛下遠慕聖帝賢王之風近法太祖成祖之迹復開耳目之司廣闢聰明之路已前獲譴繫獄者速爲釋放仍復舊官謫戍者勅使取回重加賞勞因忠言而杖死者蔭其子孫以示褒獎緣讜直而降官者破其資格不次陞遷則不惟科道得以盡忠正諫而諸臣有所見聞亦得以直言無隱矣所以回人心以光治道若天意以永國祚端有在於此斯言也夫人知之夫人能言之能言之而卒莫敢以聞者謂批逆鱗以求珠幾何能保其身是以甯隱忍以保祿尸位有臣如此陛下將焉用之陛下能察其情之所不能已優容嘉納則犯顏直諫之臣至矣自古帝皇莫不以聞過而興禹湯光緒僊居集卷之六

文內編

奏議

二十五

是也莫不以諱過而亡桀紂是也陛下有堯舜之資乃不法禹湯之聖而襲桀紂之迹此臣之所未解也愚臣狂瞽之見冒昧上聞不知其萬分有一能裨於聖明否陛下倘賜采納天下幸甚國祚幸甚

